



联合国 大 会



UNITED
GENERAL

A/61/739
14 May 1986
CHINESE
ORIGINALLY ENGLISH

第四十一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57 和 64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

大会第 40/88 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1986年5月14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 1986 年 5 月 14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电视上的讲话全文。

请将该讲话全文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57 和 64 的正式文件散发。

(UN LIBRARY)

MAY 19 1986

UN/SA COLLECTION

* A/41/50/Rev. 1.

附 件

1986年5月14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联电视上的讲话

大家都知道，我们遭逢了一宗不幸的事件，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这次事故给苏联人民带来了痛苦，也在国际上使人们感到忧虑。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实际上面对核能失去控制所产生的凶险威力。

考虑到在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故的非常而危险的性质，政治局负起了作出全部工作安排的责任，以确保最迅速地清理事故并减少它所引起的后果。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立即前往事故现场，同时政治局也成立了一个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领导的小组，来解决各种紧急问题。

事实上，所有工作都在不分日夜地进行。全国可能调动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力量都用上了。在事故地区进行工作的有苏联许多个部司机构——由部长领导——以及杰出科学家和专家，苏联军队的一些部队，和内政部的单位。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党、政府和经济机关自己挑起了绝大部分的工作和责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操作人员正在忘我地英勇工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根据专家们的报告，在第四机组按计划停堆时，反应堆的蒸发量突然升高。相当大量蒸汽的放出及相继而来的反应引起了氢气的形成和爆炸，使反应堆损坏并因而排放出放射性物质。

目前对事故的原因作出最后判断还为时过早。政府委员会正在从所有各个方面——包括设计、规划、技术和作业等方面——对问题作出严密仔细的审查。不用说，当事故的原因调查完毕后，将会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并将采取措施以排除任何此类事故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如我刚才所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遭到这种紧急情况。我们必须迅速把失去控制的原子的危险威力控制住，使事故的规模减到最低限度。

这次事故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必须紧急地由具备能力的人对情况作出估计。我们一收到可靠的初步情报，便立即向苏联人民公布，并通过外交途径送交外国政府。

我们根据这些情报，展开了清理事故的实际工作，减少它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在这次所发生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我们最首要的，特别重要的责任，是确保人民的安全，和向受到事故影响的人提供有效的援助。核电站附近住宅区的居民，在几个钟头内已经撤离该地，随后，当我们了解到相邻地区人民的健康也可能受到威胁时，又把他们也撤到安全地区。

所有这些复杂的工作，要求我们以最高的速度、组织和精确性去进行。

然而，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仍有很多人未能得到保护。事故当时有两人死亡，他们是自动系统调整员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沙申诺克和核电站操作员瓦列里·伊万诺维奇·霍德姆丘克。截至今天为止，医院里有299人经诊断为患有不同严重程度的射线病，其中七人已不治死亡，其余的正以一切可能办法予以治疗。参加治疗工作的，有全国最优良的科学和医学专家以及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专门诊所，他们可以使用最现代化的医疗手段。

我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名义，向死难者的家属和亲人、向各工人集体、向受到这次不幸事件之害和本人蒙受损失的所有人表示深挚的慰问。苏联政府将会照顾死难者和受损害者的家属。

亲切接待撤离民众的那些地区的居民，应该得到最高度的赞扬。他们把邻区人民的不幸当作是自己的不幸，以我国人民最优良的传统，表现出体谅、关心和关怀的精神。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从苏联人民和外国人士收到数以千计的来信和电报，对受害者表示慰问和支持。许多苏联家庭表示愿意接纳儿童到自己家里过暑期和提供物质帮助。更多的人自己请求派去事故地区工作。

这些仁爱、真正人道主义、高尚道德标准的表现，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

我再讲一次：我们的最首要任务，是援助受到影响的人。

同时，人们正在核电站现场和邻近地区奋力工作，减小事故的规模。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终于扑灭了大火，不让它蔓延到其他机组。核电站的人员已经关闭了另外三个反应堆，使它们处在安全状态，并有人连续不断加以控制。

所有的人——消防员、运输和建筑工人、医务工作者、特种化学防护单位、直升飞机人员以及国防部和内政部的其他特派单位，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正在继续经受着考验。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许多事情都依赖于对所发生的事故作出正确的科学估计，否则是不可能制订和实施有效的措施来应付这次事故及其后果的。我们科学院的杰出科学家、联盟各个部和机构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主要专家，正在成功地担负着这项任务。

我必须指出，不少人在行动中表现出了英勇、忘我的精神，并且还在继续这样做。

我想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褒扬这批勇敢的斗士，展示他们的丰功伟绩。

我有一切理由相信，尽管发生的事故极其严重，但由于我国人民的胆量和技术，对工作的忠诚，和处理善后时人人同心协力，至今造成的损害致为有限。

同志们，这项工作不仅是在核电站本地区域内解决的，这项工作也是在科研机构和国内许多企业中解决的，它们向直接参与处理艰难危险的善后工作的人提供一切所需。

由于至今采取的有效措施，今天可以宣布，最恶劣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最严重的后果也已经避开了。当然，整个事件尚未结束。目前还不是休息的时间。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工作等着完成。核电站厂区和紧邻地区的辐射强度仍对人类健康有危险。因此今日首要工作是采取行动，处理这项意外事件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一项使核电站厂区钝化和安置房舍和建筑的大规模方案已经拟订，并在执行之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源都已为进行这项工作集中起来。为了防止水层受到辐射污染，目前已在核电站和邻近地区采取种种措施。

全国各气象组织不停监测地面、水面和空气中的辐射强度。它们拥有可以随时调动的必要技术系统，并正在使用特别装备的飞机、直升机和地面监测站。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许多时间，也决非轻而易举的。这些行动都应在规划周全、按步就班的情况下彻底执行。这个地区必须恢复到对人类健康和正常生活绝对安全的状况。

我不能不提到这件事故的另一方面。我所指的是国外对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事故的反应。以世界整体而言——这应予以强调——都以了解的心情对待我们所遭遇的不幸以及我们对这种复杂情况的反应。我们非常感谢社会主义国家友人在这困难时刻对苏联人民表示声援。我们也感谢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人士诚恳表示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对随时预备提供协助克服这一意外事故造成的各项后果的外国科学家和专家表示谢意。我愿指出美国罗伯特·盖尔医生和保罗·塔拉萨基医生参加了救治工作，并愿向那些应我国购取某些器材药品的要求作出迅速反应的国家的商界表示感激。

我们以适当的方式评价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的客观态度。

换言之，对于那些以坦诚的态度，对我们遭遇的困难和问题表示同情的所有国家和人士，我们都深表感激。

但这不可能使人不注意到某些北约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政治人物和新闻界对切尔诺贝利事件所持的态度，并在政治上对此作出评价。

他们发动漫无限制的反苏宣传，很难想象他们在这几天中所说的和所写的是什么——“几千人伤亡”、“集体埋葬”、“基辅已成废墟”，以及“乌克兰全部土地都遭到辐射破坏”等等不一而足。

总而言之，我们面对的是堆集如山的谎言——最虚伪、最恶毒的谎言。想起这种谎言就令人不快，但我们得面对现实。世界各国应当知道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大家应当找出这种极度不道德的宣传背后所隐藏的是什么？

发动这种宣传的人肯定对事故的真象以及对切尔诺贝利、乌克兰、白俄罗斯、任何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人的命运不感兴趣。他们需要假借事故，诽谤苏联及其外交政策，减轻苏联提议停止核试验和销毁核武器的影响，同时抑制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和其军事路线日益强大的批评。

率直地说，某些西方政客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破坏国际关系上可能达成的平衡、散布对社会主义国家猜忌和怀疑的新的种子。

所有这些都在不久之前东京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他们告诉了世界什么？他们对人类提出了何种危险警告？结果竟然是毫无根据地指控利比亚恐怖主义以及苏联没有向他们提供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全部”真象。而对最重要的事却不置一词——如何停止军备竞赛？如何使世界不受核武器的威胁。对苏联的倡议以及对我们提出的停止核试验、放弃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裁减常规军备的具体提案却不发一言。

所有这种情况应当如何解释呢？这不得不使人认为在东京集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要利用切尔诺贝利作为幌子，转移世界各国让这些国家感到不舒服而对全世界又是如此真实和重要的所有那些问题的注意。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意外事件和对它的反应已成为对政治道德的一种考验。两种不同的方法、两种不同的路线又再度呈现在世人眼前。

美国统治集团及其最热心的盟国——我要特别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只想再一次利用这次事故布置障碍，使目前已经进展迟缓的东西对话无法深入发展，并以此作为核军备竞赛的借口。不仅如此，他们还想说服世界各国，无法同苏联会谈甚至协议，因此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准备工作。

我们对这个事件的态度迥然不同。我们了解到这是又一声警钟，严厉地警告我们，核子时代必须有新的政治思想和新政策。

这个事件使我们更加相信，苏共第二十七届大会制定的外交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关于彻底清除核武器、终止核试爆和建立一个全面国际安全制度的提议符合核子时代对各国政治领导人必然要提出的严格要求。

关于一些人大肆宣传的具有政治内容和性质的“缺乏”新闻报道，这完全是空穴来风。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大家记得，1979年三哩岛原子能发电站发生事故时，美国当局隔了十天才通知美国国会，隔了几个月才告诉国际社会。

我已经说明我们是怎样反应的。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是谁用什么方式把事故告诉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

可是，事情有本质上的差别。我们认为，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同美国、英国和其他原子能发电站的事故一样，对世界各国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必须采取负责的态度。

世界各国现在有370多个原子反应堆在运转。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世界经济今后不可能不发展原子能。我国现在共有40个反应堆，总发电量2800万千瓦以上。我们知道，原子能和平用途给人类带来相当大的福利。

但是，我们显然必须更加谨慎，集中科技力量，以便安全地控制使用原子核中潜藏的巨大能量。

切尔诺贝利给我们一个无可置疑的教训，就是在进一步推动科技革命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设备的可靠和安全，注意纪律、秩序和组织问题。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事情都必须最严格地要求。

此外，我们认为，必须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范围内认真加强合作。在这方面可以采取哪些步骤呢？

第一，各国在核电工程方面密切合作，在此基础上建立安全发展核动力的国际制度。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应该制订一套办法，对核电站的事故和故障立即发出警告和提供消息，特别是在同时出现放射性外泄情况的时候。同时，还必须调整双边和多边国际机制，以便在危险情况出现时迅速彼此提供援助。

第二，为了全面讨论这些问题，应该由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召开一个高级别的国际专门会议。

第三，原子能机构是1957年创立的，它的人力物力都无法应付今天的核电工程的发展水平，因此最好能加强这个独一无二的国际组织的作用和用途。苏联愿意这样做。

第四，我们相信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该更积极参与安全发展核能的和平使用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个一切事物相互关联的世界上，与原子能用于和平问题并存的还有原子能用于战争的问题。这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切尔诺贝利的事故又一次显示，如果发生核子战争，人类就会掉进怎样的深渊。因为储存的核武器本身就潜藏着千千万万个比切尔诺贝利更为可怕的灾祸。

鉴于更多人对核问题的注意，苏联政府在全盘考虑了苏联人民和全人类的安全之后，决定把单方暂停核试验的期限延长到今年8月6日。四十年前的这一天，第一颗原子弹落在日本的广岛，数十万人民因此死亡。

我们再度促请美国以最慎重的态度考虑人类面临的危险，倾听国际社会的意见。美国的领导人应该用行动表示他们对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关心。

我重申向里根总统提出的建议，立即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待我们的欧洲国家首都、或在广岛会谈，就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

核子时代使我们不得不对国际关系采取新的态度，使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共同努力，停止灾难性的军备竞赛，彻底改善国际政治环境。这样才能开辟一个广阔天地，使所有国家和人民合作无间，让全球人民由此获益。